

# 阿倫特及其遺產

● 布呂德尼  
(Michelle-Irène Brudny)

阿倫特 (Hannah Arendt) 是以引用法國詩人夏爾 (René Char) 的詩句「我們接受的遺產沒有任何遺產說明」來開始她的著作《在過去和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 的。她並強調了這位詩人參與二戰抵抗運動的經歷。今天，阿倫特留給我們的遺產又是甚麼呢？

阿倫特選擇用孟德斯鳩開創的方法，以恐怖來定義極權政體的本質。極權政體從以往的專制中汲取經驗。「恐怖從消除人們確立的法律邊界開始，……恐怖用一個牢籠替代界限和人們之間溝通的模式，將人們緊密地壓縮在一起以至於好像他們變成一體」。恐怖因此成為極權政體的本質，而這種政體的主要動力，從此已是盡人皆知，就是：意識形態。

在西方，今天存在各種阿倫特的讀者。極端自由派從她對顧問 (conseils) 形式的興趣得到啟示，那些女權主義者也給她賦予某種角色，就是她從來沒有反對宣稱有甚麼社會角色和功能如發號施令等不適合婦女等等。阿倫特是一個不讓人將自己歸類，歸結到那些傳統的哲學標籤下的思想家。但是，她仍然是一本主流巨著《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的作者。雖然有些缺陷，過份或者論述變換的生硬等問題，但它從過去到現在依然發揮着決定性的影響。

極權主義是前所未聞的現象。在孟德斯鳩 (Charles Montesquieu) 有關政體的類型劃分中，「法律是共和政體和憲法政體的本質」，阿倫特選擇用孟德斯鳩開創的方法，以恐怖來定義極權政體的本質<sup>①</sup>。極權政體從以往的專制中汲取經驗。「恐怖從消除人們確立的法律邊界開始，但它卻不是……有利於某個執掌絕對權力的個人與所有他人的對抗……恐怖用一個牢籠替代界限和人們之間溝通的模式，將人們緊密地壓縮在一起以至於好像他們變成一體」<sup>②</sup>。這個恐怖成為「極權政治體的構成要素」。恐怖因此成為極權政體的本質，而這種政體的主要動力，從此已是盡人皆知，就是：意識形態。

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理論和阿隆 (Raymond Aron) 的相關理論，現在已經被視為「關於極權主義的經典理論」(費里德倫德爾 [Saul Friedländer] 語)。或許應該重新進行那個有關前蘇聯的討論，因為許多屬於法國戰後嬰兒潮那代人的政治哲學家，追隨阿倫特和阿隆的理論，認為「完成的極權主義」只屬於一個特定的時期，直到30年代末。許多法國歷史學家則認為，就他們看來，毫無問題，極權主義一直持續到它的崩解。還有，這個討論也應該擴大到那些不屬於經典的極權主義政體，但卻吸引了一些政治學者的注意，像勒卡 (Jacques Leca) 對阿拉伯—伊斯蘭原教主義所作的分析；他的那些「病灶」或者「整體假設」等表達方式，明顯在方法上受到波普爾 (Karl Popper) 的啟示。還有像多梅納克 (Jean-Luc

Domenach) 在1984年所說：「對中國這個例子也包括其他國家來講，一些爭論者在運用『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上所表現出來的自在或是對其進行的詆毀這種狀況，一如缺少具體的研究狀況一樣成問題。」在結束他的分析時，他因此提出：並不排除特屬於這個國家的共產主義領導在政治和社會上的分化會給我們埋伏着些意外<sup>③</sup>。

但就極權主義來講，不是只有理論。哈維爾 (Václav Havel) 在1987年時說<sup>④</sup>：

極權主義是一種吞吸整個社會的制度。……侵犯到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並對其加以控制。從早到晚，制度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介入普通公民所有所做的事情當中。……極權主義的特點在於它既不能被電視攝影機紀錄也不能容易地解釋給外國人。要想對其了解，必須生活其中。

也是在這裏，顯現出那些大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所強調的那些偉大的文學作品和它們的作者所表現的那種特有的神奇地揭示能力，就像奧維爾 (George Orwell) 所說的揭示「我們在怎樣一個世界生活的能力」。是這些作品也包括那些哲學的探討，以不斷的方式，為我們展示「甚麼東西超出我們用概念去整理的能力和社會科學的經驗研究能力……這就是與極權主義本質相關的東西」<sup>⑤</sup>。

如果我們用無窮盡的同質化來定義極權主義，那麼因恐怖主義的襲擊，我們見證了一種尖銳的、突然的穿透和空間和時間的撕裂<sup>⑥</sup>，時間以及與它相連的標準、階段和節奏的解體和泯滅、自由空間包括在專制下還存續的那種作為最後的個體間象徵性的、或是萎縮的脆弱和間疏性的自由空間的消失。那些在奔跑中逃離世貿雙塔的人們的面部表情和體態，滯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全然的不可置信，目瞪口呆，震驚，被突如其來的事件嚇呆了，在相信為牢固和永久的現實中，躲避另一個未知的全然不同的世界的可怕威脅。

就這點來說，最近這些年，阿倫特正在「做出的遺產」，在我們看來，至少同她留給我們、她為了持續地捍衛她與專業哲學家的區別而選擇稱為「政治理論」的一樣重要的東西，就是某種對事件不斷地提問，用這種探問所具有的深入探索和召喚的力量，對新生的事物或是那些在文獻上前所未聞的事物作不斷的思考探問。

張倫 譯

### 註釋

①② Hannah Arendt, *La Nature du totalitarisme* (Paris: Payot, 2006), 99; 101.

③ J.-L. Domenach, "La Chine populaire ou les aléas du totalitarisme", in *Totalitarismes*, ed. G. Hermet, Economica, 1984 (coll. "Politique comparée"), 179-99.

④ Entretien avec E. Blair dans *L'autre Europe*, no. 15-16 (1988): 75-76.

⑤ P. Hassner, "Le totalitarisme vu de l'Ouest", in *Totalitarismes*, 35.

⑥ W. Sofsky, *L'Ère de l'épouvante. Folie meurtrière, terreur, guerre*, trad. R. Simon (Paris: Gallimard, 2002), 102.

布呂德尼 (Michelle-Irène Brudny) 法國女哲學家和美國問題專家，魯昂 (Rouen) 大學教授，著名的阿倫特專家。

哈維爾說過：「極權主義是一種吞吸整個社會的制度。……侵犯到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並對其加以控制。從早到晚，制度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介入普通公民所有所做的事情當中。……極權主義的特點在於它既不能被電視攝影機紀錄也不能容易地解釋給外國人。要想對其了解，必須生活其中。」